

致 樱花树先生

辜好洁 著

桜の樹先生へ

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可是我很确定，
能遇见你，
真是太好了。

写给十七岁，以及永远的少女情怀。
从笔尖盛放出的小美好，为青春织造最柔软一梦。

世纪文雅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致
樱花树
先生

作者：辜好洁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樱花树先生/辜妤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870-7

I. ①致… II. ①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2795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袁舒舒

封面装帧 艾小歌@candyl.cn

致樱花树先生

辜妤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30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70-7/I·1041

定价 28.00 元



明知幸福是虚幻的存在，
还是忍不住伸手去牢牢抓紧。
关于爱上你这件事，即使很辛苦，
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以后也绝不会。
——花喻





「目录」



序 章 / 1
第一话 我遇见你 / 7
第二话 愈合 / 45
第三话 梦境灰蓝 / 87
第四话 光和影 / 123
第五话 寂寥 / 153
第六话 冬日漫长 / 189
第七话 柔软的告别 / 241
第八话 花の光芒 / 309
后 记 Last Forever / 317

序
章

房子的事终于在四月份得到落实。

电话那头中介难掩激动之情，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寻觅买主时的种种难处，然后又是如何能言善辩才谈到预计中的最高价钱，言下之意无非是要证明他们的确是家非常可靠的公司。

“这几个月真是辛苦你们了，非常感谢。”

林先生客气几句后挂了电话，眉目间并无欣喜，转身时发现小儿子正半跪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男生的脸上挂着紧张的表情，双手将沙发

靠背摞下去很深。

“这次真的要卖出去了吗？我们的房子。”

林先生发现自己无法直视男生急切的目光，但眼下已无退路。

“言树，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已经定了下周末去签合同。”

“那也没办法了。”半晌后男生点点头，然后转过身继续看电视。

房子的事得以解决，计划了好几年的搬家事宜也紧随着提上日程。比起矢野，沪水那样的大城市是林太太心目中的天堂，然而疼爱女儿的林先生却在此事上过分执拗，除了知晓花喻不舍跟熟悉的环境和朋友告别，更考虑到她的身体，所以搬家计划一再搁浅。直到两个月前花喻手术失败去世，林先生才意识到也许正是自己的执拗害了女儿。

花喻的离开让林先生伤透了心，林太太却趁机整天在他耳边像只苍蝇一样“嗡嗡嗡”地飞来飞去，花喻不在了，他也懒得再去争执。加上林先生的工作顺利调迁升职，林太太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待在矢野这个伤心地了，所以拖沓好几个月反悔无数次之后，终于定下签卖房合同的时间。

搬家已是无退路的事，但感到解脱的恐怕只有林太太一人，而最让言树生气的是她竟然怕林先生再次反悔，于是私下联系中介，将签订合同的时间提前到了后天。实在太过分了。

“妈妈连几天都等不下去，这对姐姐也太冷漠了吧？”言树不满地抗议。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父母这样决定还不是为了你的前程，你

马上升入高中，矢野的条件怎么能和沪水相比。”最疼爱的小儿子这样对自己说话，林太太很不满意。

“爸爸？”言树把目光转移到林先生身上。

“就听你妈妈的安排吧。”林先生穿上拖鞋去院子里了。

言树看到林先生迅速衰老沧桑的背影，咬了咬唇，终究什么也没说。

推开二楼左侧房屋的木质门，言树光着脚走了进去。房间内的摆设很简洁，单人床，书架，书桌，衣柜，一切井井有条，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枕头靠在叠好的被子上，这是花喻的习惯。

言树推开窗户，四月的阳光灌了满屋，是樱花开得热烈的季节，粉红的花瓣缓缓飘落，像羞红了脸的雪，晶莹剔透，坠落到地面时让人感到淡淡的忧愁。院子里的樱花树是很久以前花喻和言树种下的，一转眼过去好几年，小小的樱花树苗已有了粗壮的枝干，可是，站在樱花树下的两个身影却永远无法再完整。

“姐姐为什么喜欢樱花？”窗户前同样的位置，言树曾经问过。

“樱花的花期一般只有三至五天，因为樱花选择了在自己最辉煌的时候凋谢。”花喻仰起脸望着飘落的樱花这样说。

花喻不是特别好看的女孩子，却难得的干净，面色苍白外表柔弱，让人忍不住产生保护欲。只是妈妈不喜欢她，这让言树非常困扰，幸好花喻勤劳温柔，也不和自己争风吃醋，所以家里的气氛一直还算融洽。言树想过，长大后就要找姐姐这样的女孩子做女朋友。

不过花喻的温柔也有让人受不了的时候，比如说，为了不给家里添麻烦，她甚至早早收拾好了自己的“遗物”。

“我离开以后妈妈一定会要求尽快搬家，这样的话，言树收拾我的东西时会省事很多，也不用因为整理我用过的东西而感到难过。言树，我亲爱的弟弟，麻烦你把书柜里的那只箱子一并带走，那是姐姐的宝物，请在明年的周年忌上一起烧给我。”花喻在给言树的信里这样安排。

说到那只箱子，言树知道是花喻的心爱之物，淡粉色的图纸小心翼翼地包裹了一层，看起来很温柔，言树把它抱出来时才发现分量不轻。犹豫了一阵，男生还是忍不住好奇，打开之后才发现里面只是一些很平常甚至陈旧无用的生活用品，指甲刀、草稿纸、一枚绿色的纽扣，连喝光后的易拉罐也有，还有一双看起来尺寸像是男生所穿的白色球鞋……唯一符合花喻形象的是一本干净的相册，不过里面装的却也是一些楼梯啊阳台啊窗口啊街道啊之类的无聊照片。最下面是一叠很厚的信件，颜色统一的淡粉色信封，左下角是花喻手绘上去的樱花，所有的信件都写着“樱花树先生 敬启”的字样。

言树想了好久也想不起樱花树先生是哪位，姐姐身边似乎是有关系亲近的男生，不过他不确定是哪一个。终归对她的关心不够啊，这样的想法让言树心里涌起一阵愧疚。

这时候房门被推开，林太太探进身子看着言树，脸上一副“你果然在这里”的表情，平时她很少进这间屋子，现在自然更不想走进来，按照她的话来说“总觉得全身怪怪的，似乎很不吉利”。

“喏，邮箱里看到的信，写给她的，可眼下人都不在了……”林太太手里果然捏着一封信。

“我来处理吧。”言树快步过去接了过来。

“真是难得，还有人给那丫头写信。”林太太转身下楼时喃喃自语。

“妈妈……”听到儿子的声音，林太太停下脚步回头看他，只见男生脸上满是愤怒与不甘，“你就真的一点也不难过吗？”

林太太这几日似乎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布置沪水那边的新房，比起林先生的痛苦，林太太却显得很轻松，不像一个刚失去孩子的母亲。但在听到言树的问话之后，林太太愣了下，然后像是突然从梦里醒来，眼里迅速蓄起泪水。

“难过能把花喻换回来吗？”林太太哽咽着说。

言树无言以对，往日他对林太太发达的泪腺总是没办法，眼下更是无措，看到妈妈离开时隐忍的背影，他觉得自己又做错了事。

注意力过了一会儿才转回到手里的信上。白色的信封上只简洁地写着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其他什么也没留下，尽管如此，言树还是有种微妙的预感……这个应该就是姐姐的“樱花树先生”了吧。

言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

也许马上就能窥探到姐姐的小秘密，男生的心脏加速了跳动，他走到窗台边坐下，调整了思绪，然后摊开信阅读起来。

第一话 我遇见你

亲爱的樱花树先生：

遇见你只是短短几秒，追赶上你却需要好几年。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留在你身边。

可是比起遇见你的幸运，这些不确定又变得不值一提。请原谅我这样自私又固执。

在没有遇见你之前，我只是一个单纯想要活下去的可怜虫，内心充满了对死亡的惧怕，它们变成沉重的壳，紧紧包裹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遇见你之后，惧怕的壳依旧存在，可是却也在同时坚定了要同命运抗争的心情。不管出于怎样悲惨的偶然，也不能认命。

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可是我很确定，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花喻

花喻强打起精神鼓励自己站起来，可是双腿僵硬，显然身体遭受的疲劳远远超过她的想象。无奈地瘫坐在原地，潮湿的地气顺着接触的点迅速及到全身的面。脑袋也晕沉沉，伸手揉了揉太阳穴，眼前的事物才清晰些。

四周发出冷冽而陌生的气息，明明有白昼的光，却好像跌入了夜的荒凉。静谧的气氛里，总感觉到深处有无数只兽正瞪着血红的眼睛紧

盯着自己。闭上眼睛时似乎有黏稠的舌头舔过来，耳畔也响起了有什么正靠近过来的声音。这样的想象让花喻全身冰冷到极点，每一处感官都被惊悚笼罩。

十四岁的人了，居然在这样的地方迷路，果然笨得够可以。

不过……像我这样笨的人，就这样消失掉也没人发觉吧。

虽然这样笑话自己，却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一个人的境地里，不知道逞强给谁看。那一刻的花喻，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形同虚无的存在。

“情况虽然不乐观，但动手术的话希望还是很大的……”“花喻很坚强，所以才跟你这样坦率的讲……”想要忘记的声音又回响在耳畔，这一次连精神也如同花朵一般衰败下去。不过是花季少女，逞强也有限度。这样的坦率让她无力招架。可是当时的自己却笑着回应了“没关系”。真是傻瓜，林花喻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这一刻，坚强也好，乐观也好，捆绑在身上的枷锁全部退散，剩下的不过是一副单薄残缺的躯壳。

怎么会没关系。还没有认认真真上过学，还没有交到要好的朋友，还没有玩过摩天轮过山车，还没有去海边看过日出，还没有遇见喜欢的人谈过恋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梦想搞清楚存在的意义……要做的事情还有好多好多，却惨淡地与世界告别，怎么会没关系。

“我不想死啊！”“不想消失！”“不想死！”……

十几年来所有的悲观与无助，在这一刻决堤而来，冲破防线，从眼睛里奔涌而出。

“你怎么了？”头顶上方传来少年温润的声音。

就这样在毫无预兆抬起头的瞬间，遇见了那双黑色狭长的眼。

身后的樱花树上，竟坐着一个少年。

无论多久过去，花喻都会记得第一次遇见那双眼睛的情景。清澈里生长着深邃与虚空，却有微弱的光线散发着静谧的温柔。像一口很深的井。即使几年以后回想起来，那种寂寥与悲戚的感觉，依旧无比清晰。

随着声音而起的，还有风。

少年白色的衬衣被风吹得胀鼓鼓的，柔和的头发也被吹得很凌乱，粉色和白色的樱花瓣混合在一起飘落下来，偶尔遮住视线，于是少年的脸也在眼前消失、出现、消失、出现。

伴随着少年的出现，世界好像也在那瞬间亮起来。

花喻仰起头傻乎乎地望着他，少年也安静地看着她。于双方而言，都是突然出现的闯入者。等到女生回过神来，对方已经从树上下来走到自己面前。

“时刻处于恐慌不安之中，死亡和消失反倒是一种解脱，这个世界也并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所以……”

少年的手覆盖在女生的眼睑，指尖模糊了光的边缘。

然后世界安静下来。

似乎清晰地听到风与花瓣亲吻的声音，而鼻尖里，感受着他温柔的气息。

“不要哭。”

“什么？”

“不要哭。”

他的手像一面温暖的墙，隔开了视线与世界，也隐去了不甘与伤害。

眼睛被蒙住，世界却从耳畔从鼻尖从皮肤从脑海里清晰起来。

下午三点的阳光毛茸茸的，天空是被洗过的澄澈，蓝色像是晕开的水彩，更像是切割出来的一片海，仔细听时，似乎潮水就要涨上来。周围全是盛开的樱花树，粉色白色的花瓣漫天飘落，像是夜晚的流萤。地面已经被花瓣薄薄地覆盖了一层，是隐匿在公园里的安静角落，花瓣和树都在天空的安抚下睡着了。

这样的世界里，装的全是美好。

激动与难过褪去，眼泪干涸，花喻混乱的心境渐渐恢复平和。

他的手有着这样的魔力。花喻觉得，自己好像……又重新活过来了。

“啊……”过了半晌女生才迟钝地发出惊叹，“樱花树——先生？”

少年没有反应，静静凝视着飘落下来的花瓣。

声音提高了些，又问了一次：“你是樱花树先生吗？”

他回头看着花喻，面对女生惊讶的神情，双眸涌出一丝疑惑，过了好久，终于点了点头，“嗯。”

伴随着男生的回答，花喻的眼睛慢慢瞪大，不可思议地望着眼前这个人。

有些事她想再次确定，却感到肩膀上重重一沉。

然后蓝天、白云、公园、樱花树、眼前的美好少年一一消失，世界沉入黑暗，再睁开眼睛时，只看到面前有一张女生放大的面孔。

“诶？”花喻揉揉眼，看到的还是一张女生的脸。

“花喻，你怎么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才终于清醒过来。

“啊，菜菜子。”花喻抱歉地看着好朋友，“刚刚做了一个常做的梦。”

“梦见一个人？”

基本算是一个人吧？难道说是天使或者魔法师？花喻点点头。

“是花喻喜欢的人吧？”菜菜子兴奋地猜测。

“不是啦。”花喻知道菜菜子八卦起来没完没了，赶紧否认，视线四下扫视一圈才发现教室里已经没剩多少人，“放学了？”

“嗯，不然看花喻睡得这么熟，我怎么忍心吵醒你。”知道花喻身体不好，菜菜子总是很担心她。

“呀！”花喻这时突然想起来，“秦主任说今天下午放学后给我补英语……”

看到她急急忙忙收拾书包，菜菜子在一旁提醒：“刚刚放学十分钟而已，你慢点也来得及的。”

“嗯，知道啦。”

话虽如此，花喻手下的动作却并未放慢。

-02-

和梦里的场景不同，如今的花喻已经是十六岁的高一学生。

夕阳下的矢野中学很美，放学后的学生成群结队地从教学楼去往